

# 怪誕~一個歌德史詩

作者：GE Graven



## 第八章



一種不尋常的狀況籠罩著修道院，並逐漸顯露出來。

投射出的影子顯得過高、過寬或扭曲，與投射它們的物體不符。物體本身看起來比實際距離遠得多，士兵們的火把火焰似乎閃爍得太慢，甚至向後傾斜。其他動作也同樣不協調，這種新狀況也透過一些細微的跡象顯現出來，例如人們的喊叫聲在水下如同悶聲呼喊，以及他們在交談時耳邊持續不斷的嗡嗡聲。受驚的馬匹刨著地面，彷彿這些膽怯的牲畜感覺到了大地的顫抖。還有一種奇特的氣味——不像野薔薇那樣刺鼻，卻帶著一種令人作嘔的、類似迷幻蘑菇的氣息。深深吸入這陌生的空氣很容易讓人感到眩暈，這種氣味如同暴風雨來臨前的氣息般清晰可辨，儘管它與任何殘留的記憶都截然不同。確實，一種不自然的氣氛籠罩著這座修道院，就像導致這種氣氛的那塊新打開的門石一樣可怕。

一陣陣呼喊聲從院子盡頭傳來，一個孤零零的士兵朝宿舍跑去，從窗戶底下穿過。一盞油燈從樓上高高地透出。

他從樓上的窗戶猛擊，將他打倒在地。第二個衛兵立刻發現了倒地者，將他扶起，帶離了建築物。肇事者是兩個侍童，從樓上的窗戶探出頭來，指著他們匆匆逃離的方向。

成群的士兵高舉火把，包圍了宿舍入口，阻止神父們逃脫。一位白鬍子老修士擠過身穿長袍的囚犯，揮舞著拳頭，對著身材高大的軍士長高聲說道：“如果你是主的僕人，就放下武器，放我們過去！”

士官長大聲回道：“回你的房間去，修士！”

那僧侶固執地站在原地，繼續咆哮道：“與其聽從你們首領的命令，不如想想上帝和他僕人的工作！只有我們才能糾正你們這些人造成的歪曲。在這片聖地上，小心你們的腳步，讓開，讓我們來糾正你們的錯誤！”

軍士長對著神父們的抗議大喊：「回到你們的房間去！否則，必將血流成河！」然而，士兵和神父之間的衝突仍在繼續，修士們從門口湧出，更加緊密地擠進堅固的隊伍中。

「抓住那位神父！」一名士兵喊道，指著宿舍角落裡一個身穿長袍、頭戴兜帽的身影。那黑影轉身逃竄。兩名衛兵追了上去，縱身躍入灌木叢。樹葉沙沙作響，樹枝折斷，伴隨著激烈搏鬥的喘息聲。

尼可拉斯修士撕開長袍，對著一名衛兵咆哮道：「別以為我們修士無能為力。」他抓住衛兵的背心，把他拉到身邊。

「離開我們，離開我們的修道院！」

那名面無表情的士兵眉頭緊鎖。“你似乎對自己很有信心，一個手無寸鐵的人……”

神父對抗軍隊？

尼可拉斯怒視著他，說：“如果敵軍在我們面前安營扎寨，我們心中不會恐懼；如果戰爭向我們襲來，對此我們充滿信心。”

「自信？還是愚蠢？」衛兵質問。「你的話或許自以為是對的，但你最好聽聽勸告。」

士兵湊近尼可拉斯，修士疼得齜牙咧嘴。「別逼我出手，神父。」尼可拉斯又痛得齜牙咧嘴，低頭看著抵在自己腹部的刀尖。「滾回裡面去，活到明天再祈禱！」

「士兵，很快你就會乞求這些祈禱了。」尼古拉斯一邊說著，一邊退到一堵長袍後面。

「武器準備！」一級軍士長大吼。他們揮舞著刀劍和長刀。火炬的光芒閃爍著。「列隊！」士兵們齊齊向宿舍大樓匯合。入口處，修士們被趕回了建築物內。他們用路障封鎖了大門，之後，中士在路障前集合了一排衛兵。然後，他讓其餘的人在整棟建築物周圍排成一圈，組成一道手持火炬的哨兵牆，守護著建築物的眾多窗戶。

在修道院的庭院裡，在通往地下墓穴入口的建築前，近二十名士兵聚集在庭院中，手持火把。他們早已放棄了在地下墓穴隧道中找到拉撒路的希望，於是停止了搜尋，轉而聚集到大教堂的上層區域進行檢查。閃爍的幻影湧入鐘樓，穿梭於一排排怪誕的雕像之間。這些年輕人大多是伯恩上尉麾下皇家衛隊新兵。一位銀髮老兵站在他們中間，與其他人不同，這位指揮官的注意力似乎都不在此。當一名年輕衛兵舉起火把時，這位老兵仔細查看了一疊捲曲的、脆弱的紙頁。最後，他轉向那名衛兵，問道：“這些羊皮紙竟然在那個魔鬼男孩的床上？”

「是的，我們是在床草裡找到的，」守衛回答。“我不知道你識字。”

“我可以，”老軍官說道，“勉強可以。”

“那上面寫的是什麼？”

警官調整了一下紙張的位置，讓它們離臉更遠一些，然後眯著眼睛在手電筒的光線下仔細查看。「第一頁似乎是一封被囚禁的牧師寫的信，他好像是個翻譯。」他低頭看向羊皮紙的底部。“根據他的標記，他自稱納拉姆辛。”

「其他幾頁寫的是什麼？」年輕人問。

警官搖了搖頭。「我看不懂這些字。其他幾頁都是某種外文，我之後也沒讀過。」他翻閱著剩下的幾頁。“而且這些符號看起來都一樣，但又有所不同。也許它們根本就不是文字。”

年輕的衛兵湊到老人耳邊，低聲說道：“我知道你為什麼看不懂這些字。我告訴你，這是魔鬼的語言！”

警官向後傾身，眯起眼睛，然後匆匆捲起書頁，斥責道：“你連字都不識，現在卻聲稱知道魔鬼的標記？”

年輕的士兵為自己辯解，指著大教堂的屋頂說：“怎麼可能…”

如果不是因為那個魔童和他那套魔鬼語的秘密咒語，你又該如何解釋那些飛翔的精靈呢？

附近一名守衛向軍官辯解道：“他說得沒錯！他們只能是來自地獄深淵的惡靈！”

警官感到非常沮喪，轉過身問他：“孩子，你見過鬼魂嗎？”

「不，」那人承認。

警官抓住那人的手臂。“小子，你下過地獄嗎？”

那人回答說：“我不。可是，人人都知道。”

「那你怎麼能站在那裡告訴我我們看到了來自地獄的鬼魂？」老兵鬆開手臂，雙手叉腰，抬頭望去。“就我個人而言，我從未見過鬼魂、魔鬼或地獄之火之類的東西；但我也沒有在這些人中間散播恐懼和謊言的習慣。說實話，我們誰也不知道我們在這裡看到的究竟是什麼。”

大門猛地打開，士兵們轉過身，看到兩個哽咽的守衛踉蹌著。朝他們走來。守衛們跪倒在地，喘著氣。士兵們圍住他們，從地上撿起守衛們掉落的燃燒的火把。一名守衛咳嗽著，告訴他們地下墓穴深處燃起了熊熊大火。他喘了口氣，抬頭望去，說：「濃煙滾滾，什麼也看不見了。」在火把的光芒下，士兵們看到黑色的淚痕和白色的血跡順著沾滿煙灰的臉頰滾落下來。

年輕男子再次指著門口，對警官說：“如果不是惡魔的巫術，你又該如何解釋那些突然燃起火焰的石質隧道呢？”

魔童？

士兵們衝過軍官身邊，尋找火源。當那個年輕人轉身跟上時，軍官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幾乎把他拽倒在地。他從年輕人手中奪過火把，說道：“小子，我可不想在你追逐火焰的時候站在黑暗裡。”

“你不想尋找火源嗎？”

那位面無表情的軍官輕笑了一聲。「或許你可以給他們一點時間，讓他們睜著眼睛、喘著粗氣回來。如果他們中有人能憋氣找到火源，他肯定不會考慮接下來會發生什麼，甚至不會在逃離濃煙之前對著火焰撒尿。」他搖了搖頭，然後朝門口做了個手勢。

“但如果你因此感到痛苦，那就加入他們吧。”

年輕人衝進了門口。警官轉身看向那兩個仍然站在那裡的男人。

他倒在地上，喘不過氣來。“那麼，你不想跟著他們一起走嗎？”

其中一人掙扎著站起來，回答說：“我們留在這裡。”

「痛苦指引方向，你才能迅速成長，」士兵笑著說道，然後深吸了一口氣。「那麼，跟我來。我要找水，還要帶足夠的水桶。」三人大步走向餐廳，尋找修道院的水井。

軍士長離開宿舍，筆直地朝澡堂走去。當他走到澡堂前，與幾名士兵匯合時，他喊道：「你們拿到口供了嗎？」軍士長走到他們中間，火把分開，露出一個矮小骯髒、獨臂的士兵，他的右臂不見了。在他的腳邊，

塔圖斯嗚咽著坐在地上，背靠著澡堂的牆壁。那人轉過身來，他用褲管擦掉手指上的血跡和毛髮，沙啞地回答警官：“他們還沒透露魔童的下落。不過，他們快要崩潰了，長官。”

中士注意到靴子附近地上有一件破爛不堪、沾滿泥污的面罩。他環顧四周，發現一名衛兵獨自站在人群之外，臉上滿是憂慮。衛兵腳下，躺著另一個畸形的神職人員男孩，衣衫襤褸，幾乎赤身裸體。若非米格爾呼出的氣息凝成的霧氣，這男孩或許早已……

一具小小的屍體。「你的手電筒，」中士命令道，從最近的士兵手中接過一支火把。他蹲在塔圖斯面前，打量著他怪誕的模樣，然後說道：“告訴我們拉撒路侍從藏在哪裡，你就可以回宿舍了。”

塔圖斯只是哭泣。他的頭搖搖晃晃，彷彿太過沉重，無法保持直立。

“很好，”士兵說著站起身，轉過身，對獨臂人說道，“不要被他的外表所迷惑。他只是個孩子，孩子是可以被馴服的。”

士兵們嘆了口氣，挪動著身子，回想起這尷尬的時刻，以及時間流逝的痛苦和漫長。他問那個少了一隻手臂的士兵：“隊長還在教堂裡嗎？”

「我沒見過他，」那人回答。警長一邊啐著，一邊穿過衛兵，說道：“要講究平衡！我要的是認罪，而不是死人。還有，不准碰他。”

和尚。

獨臂士兵環顧四周，問道：“哪位和尚，先生？”

「他正在趕來的路上，」中士回答道，同時停在昏迷不醒、赤身裸體的米格爾身邊。他命令衛兵蓋住米格爾，衛兵隨即脫下自己的防彈背心。裹好男孩。中士讚許地點了點頭，消失在黑暗中。

庭院。

在修道院的北角，荷槍實彈的士兵像一排雕像一樣守護著大教堂的側門。叮！一顆小石子從其中一名士兵的頭盔上彈了下來。

他和守衛們一起凝視著黑暗。砰！一塊更大的石頭擊中了另一名士兵的頭盔，把它撞歪了。他猛地向前一躍，抓住劍柄，然後，他在陰影中搜尋罪魁禍首。

「一個丟石頭的人，」第一個守衛低聲說。

「我要把他打得服服帖帖，」第二個哨兵咆哮道，同時鬆開了武器。重新回到隊伍中。

轟隆！大教堂上層平台的一大塊斷裂，碎片四濺。

雪崩將他們拋向空中。雪崩平息後，他們躺在地上，全身是傷，神情恍惚，呆呆地望著屋頂。

咆哮著的伯恩上尉衝進了教堂大門。他用火把掃過無人守衛的入口，發現他那些全身沾滿灰塵的士兵躺在附近的空地上。

他們呻吟著，揉搓著頭頂，抬頭望去。士兵們猛地站起身，衝回堆滿瓦礫的崗哨。同時，兩個衣衫襤褸的修士從教堂門口走出來，被鬆動的石頭絆倒。伯恩離開門口，跨過倒塌的石頭——其中最大的一塊足以輕易砸死一個人。克洛狄烏斯和格雷維爾跟在他身後。隊長抬頭一看，發現屋頂邊緣一大片不見了。他終於回到士兵們面前，抓住個子最高的衛兵的胳膊，質問道：“我不是命令你把這些門鎖好嗎？”

“請原諒，上尉，”士兵回答道，“剛才那座教堂差點要了我們的命。”

伯恩搖晃著他。「該死的教堂石碑！你竟然放紅衣主教過去了？」

“的確如此，先生。您說過任何人不得進入此門。紅衣主教出來是奉您的命令，他說他去請另一位修士來幫忙。”

船長咬緊牙關，對著他的臉低吼道：“我沒有下過這樣的命令。”

克洛狄烏斯急忙上前問道：“隊長，你的部下有沒有註意到紅衣主教帶著侍從？”

伯恩鬆開了手。“回答修士的問題。”

“是的，很多文件。”

格雷維爾擦乾眼淚，終於回過神來。他揉了揉後頸，思索著布拉西樞機主教的古怪舉動。“然後他去宿舍找修士？上尉，我們隨時可以幫忙。”

「他回宿舍了嗎？」伯恩問。

「不，長官。他朝修道院北門走去，」士兵指著北門說。「他好像受傷了，正如他自己所說，需要幫助。」

伯恩一把將士兵推出陣型，狠狠地摔在入口的牆上。「你這該死的蠢貨！軍士長已經把修士們都控制在宿舍裡了！修道院外唯一的建築。」上尉及時止住了話頭，轉向克洛狄烏斯，眯起了眼睛。在火把的照耀下，修士眼睜睜地看著他臉上的血色瞬間褪去。伯恩放開士兵，搖了搖頭，腦海中浮現出一個念頭。「他不會，當然，他不會是紅衣主教。」

他走向門口，對著教堂內部大喊：「所有人，在軍士長的指揮下，到教堂外集合！」一百多名渾身濕透、滿身泥濘的士兵湧出教堂，伯恩一把拽下了其中三人。

他走到一旁。「你們這些人跟我走。準備好武器。」他轉向克洛狄烏斯，用手指戳了戳他的胸口。「如果我沒能救回這位紅衣主教。」說完，伯恩便衝向修道院北門，身後跟著三個士兵。他在門口稍作停留，盤問了幾個站在那裡的衛兵，晃了晃手中的火把，然後一把推倒一個門房，衝出了修道院。最後，他放慢腳步，加快步伐，氣喘吁籲地走到馬廄附近。

馬廄裡，受驚的駿馬嘶鳴跺腳，啃咬著嚼子，掙扎著想要掙脫韁繩。「隊長來了！」負責看守馬匹和建築物的士兵中有人喊道。士兵們在馬廄裡奔走，各就各位，年紀最大的士兵在穀倉門口立正。

「逮捕紅衣主教！」伯恩一邊喊著，一邊逼近那名士兵。

「隊長？」士兵問。

“他不在嗎？”

“不，先生。”

伯恩停下腳步，疑惑地回頭望向修道院。

「他已經出發了，上尉，」士兵補充道。

伯恩猛地轉過身。「你當然不會讓他就這麼離開！」他衝進馬廄，拿著手電筒四處查看，仔細檢查內部情況。

士兵跟著他。「他騎馬去了穆拉特村，按照你的吩咐去把修士接過來。」

「我根本沒下過這樣的命令，你這個蠢貨！」伯恩猛地拍了一下穀倉的柱子，盯著空蕩蕩的穀倉。在一排排拴著的駿馬之間的空地上。「我的馬在哪裡？」

士兵猶豫了一下才回答：“閣下 嗯 紅衣主教說您希望 他說您命令他取走您的馬 那匹馬更可靠。”

伯恩一把推開士兵。「他當然會這麼說！」他掃視了其他馬廐守衛的臉。「他這麼想也無可厚非 畢竟那是你們隊長的坐騎！」他搖了搖頭，難以置信地幾乎笑出聲來。“你竟然把我的坐騎給了他？”

「他是聖座的樞機主教，上尉，」衛兵回答。“我們不是來協助樞機主教的嗎？”

伯恩深吸一口氣。「真是把我忘了，」他點點頭，然後轉向其他人。「準備好，四匹馬 選得最快、最健壯的。」他挑出四個人。“你們去追，抓住紅衣主教和他的文件。準備！”

「你們自己騎馬。」男人們擠到穀倉牆邊，一邊方便，一邊聽著隊長汨汨的排泄聲下進一步的指示。“只有……”

這條路從修道院出去。你們兩個個子矮小的要像風一樣快，一刻也不要停，直到到達穆拉特那裡。之後，你們要折返回去，騎馬在陰影的掩護下，悄悄地在路邊和灌木叢中尋找藏匿的受傷的紅衣主教。他拍了拍兩個個子高大的士兵的背。「你們騎上速度較慢的那匹馬，穩穩地走。」

朝村子的方向走去，你別想超過走在你前面的那兩個人——你知道我的期望。我要紅衣主教和他所有的文件都還給我 而且即使他最小的手指頭都不能受傷。」

「是的，船長，」他們齊聲回答，一邊整理儀仗，一邊準備騎馬。

伯恩摘下頭盔，捋了捋頭髮，瞥了一眼他坐騎上次拴著的空位。他轉過身，目光如炬地盯著那位老衛兵。

「而紅衣主教卻讓你們相信，在這群馬廐裡的駿馬中，他只會選擇一匹馬 我的那匹去穆拉特那裡找一個所謂的牧師？」

「請原諒我，上尉，」士兵回答道，同時避開了那灼熱的目光。

“如果我們早知道”

「砰！」伯恩猛地轉身，用頭盔猛擊士兵的頭部，將他擊倒在地，然後又把頭盔扔到昏迷不醒的士兵胸口。

「我才不會跟紅衣主教扯上關係！我才不會跟聖人扯上關係！」伯恩咆哮道，“我才不會跟上帝扯上關係！你們的命令只來自我，只有我！”

一名騎兵策馬向前。“我們現在出發嗎，隊長？”

「快點！」伯恩喊道，揮手示意他們前進。四名騎兵衝出馬廐，戰馬雷鳴般的蹄聲漸漸消失在夜色中。

一片寂靜中，看似沉穩的伯恩倚靠在一根馬廐柱子上，凝視著天空，發現了一輪圓月。他不禁從月光中清晰地辨認出格萊特修士那張沒有皮膚的臉。

伯恩帶著他的三名士兵離開了馬廐。他剛踏入修道院大門，命令士兵們加入大教堂旁的現有隊伍，一群士兵和神父就向他湧來：克洛狄烏斯、格雷維爾、高個子的軍士長，以及年長的…

銀髮軍官。伯恩詢問這位高個士兵。“我了解到，牧師們…”  
宿舍安全嗎？

“是的，船長。那個胖修士現在在我手裡，在澡堂裡。”  
伯恩點點頭，拍了拍他的手臂。他轉向那位老警官問道：“那尋找魔童的行動進展如何？”

「我們把所有隧道、地窖和地下室都翻遍了，還是沒找到他。更糟的是，隧道裡現在著火了。我在修道院的水井旁找了幾個水桶，」那人說著，指了指餐廳的方向。“我能去滅火嗎？”

上尉低頭看了看地面才回答：「不，讓它燒掉。」他直視著軍官。「我要把地下墓穴封鎖起來，嚴加看守。如果他躲在隧道裡，那我就…」

「把他燻出來。」伯恩打了個響指，指向修道院南門。

「帶著剩下的人去守住墓地。翻開每一塊石頭，砍掉每一棵樹。」

「如果還是抓不到他，那就安排幾個哨兵潛伏在暗處，秘密守衛這片區域，留意他的任何踪跡。」伯恩深吸一口氣，點了點頭，自言自語道，彷彿只是為了自我肯定：“很快，他就無處可藏了。”

克洛狄烏斯走到士兵身邊，清了清喉嚨。軍官應了一聲，腳下一滑。

納拉姆辛從法衣下拿出一卷易碎的紙張。「隊長，這是這個，」他一邊說著，一邊把紙捲遞給伯恩。「火災前，我們在男孩的床上發現了這些紙。」他用手指在克洛狄烏斯和格雷維爾之間指了指。“這些修士認為它們很有意義，甚至可能有用。”

伯恩狠狠地瞪了克洛狄烏斯一眼。他把火把遞給格雷維爾，展開羊皮紙，命令軍官開始搜索墓園。“我會在澡堂裡。如果抓到那個魔鬼男孩，就把他帶來。”

「是的，隊長。」老兵匆匆鞠了一躬，告辭離開了。

伯恩命令軍士長：“把教堂裡的人帶走，帶到宿舍，加強你們的隊伍。”

「是。」高個子中士點點頭，告辭離開了。

在格雷維爾的火炬光下，伯恩仔細閱讀納拉姆辛的信，而中士則召集了一百名士兵，押著他們穿過院子。

最後，克洛狄烏斯開口了：“船長，如果您不介意，我們想和您說幾句話。”  
伯恩只是點了點頭，繼續閱讀。

格雷維爾搖了搖頭，補充道：“這麼多年來，我從未意識到，而且我至少應該有所懷疑，拉撒路確實是一個倖存的怪誕人物——上帝之母！”

伊凡把他藏在墓穴裡，用布遮住他的臉，因為陽光一定會毀了他。現在想想，一切都說得通了。那些微妙的跡象無所不在——或許是我們集體選擇了視而不見。「他向後傾了傾身子。

他抬頭望去，看到了大教堂屋頂上成排的雕像。

伯恩抓住格雷維爾的手，在讀完納拉姆辛信的最後一段時，短暫地用手電筒照信紙。然後他匆匆地把信紙重新捲起來，眯起眼睛看著

克洛狄烏斯：「在我待在你們修道院的這段時間裡，你成了我最大的煩惱。」伯恩拍打著手中的羊皮紙捲，一想到還要再聽那些他越來越厭惡的煩人修士說一句話，他就忍不住反復拍打。

克洛狄烏斯身體一僵。“我求求你，隊長。那些羊皮紙年代久遠，非常脆弱。”

「或許我可以負責保管這些文件？」克洛狄烏斯伸手去拿那卷文件，伯恩卻一把搶了過來，皺著眉頭。他把文件塞進背心口袋，語氣緩和下來，提出一個條件：“你們兩個可以陪我去澡堂，告訴我你們知道的關於這些文件的情況。不過，作為接見我的交換，我希望你們在澡堂裡全力配合。我打算從那個胖修士口中套出‘魔童’的下落。”

克洛狄烏斯瞥了格雷維爾一眼，點了點頭。“我們會協助你的，隊長。”

“那個胖修士，”伯恩說道，“他自稱什麼來著？”

「德隆，」格雷維爾說。“德隆·奧迪諾。他也是一位資深修士，對蓋特斯通非常了解。”

克洛狄烏斯補充道：“而你所尋找的怪誕者——那個魔鬼男孩——的名字是……”  
拉撒路船長。」

「奧迪諾，」伯恩一邊說著，一邊捏著指關節，朝著澡堂走去。

“現在，跟我說說這些文件吧。”

格雷維爾照亮了道路，克洛狄烏斯向伯恩講述了他所掌握的資訊。“這些文件是一位怪誕人物在近三百年前抄寫的。據我所知，第一卷……”

這一頁，這幅怪誕畫完整地翻譯了門石上的標記。現在聽

我，上尉 數百名資深修士此後收集了無數卷書，試圖解讀這些標記。我們也是資深修士，就連我們自己的書卷也存放在繕寫室裡，與其他一些未公開的藏書放在一起。據我們所知，在這座修道院的歷史上，從未有修士翻譯過這些標記。現在我們得知，似乎只有一位怪誕修士成功了，而我們數百人卻都失敗了。更重要的是，拉撒路是一位怪誕修士。正如我所見，他能讀寫多種語言。而且，你們的人在他那裡找到了那些文件。綜上所述，我現在確信，門石上的標記所使用的語言只有怪誕修士才能解讀。

伯恩停下腳步，轉過身來。「你知道我為什麼是陛下皇家衛隊的隊長嗎？」他機敏地自問自答道：「我看事物的本來面目，或者它們可能的樣子，從不看它們不是的樣子。」克洛狄烏斯後退一步，盯著隊長臉頰上的疤痕，繼續說道：「你說魔童是個怪人，只有怪人才能解讀那些標記。」

然而，這位紅衣主教既沒有貓的耳朵，也沒有狗的牙齒，他用自己的文件證明了自己完全有能力駕馭那塊石頭。而且，我記得他說的都是拉丁語，所以我確信，要么你們是在用關於怪誕人物的奇談怪論浪費我的時間，要么這位紅衣主教在你們這些神父都失敗的情況下翻譯了那些標記。現在，究竟是哪一種情況呢？

格雷維爾搖了搖頭。「我看過樞機主教的手稿。它們和您手中的手稿一樣古老，隊長。他為何要將文字抄寫在如此脆弱易碎的紙張上呢？」格雷維爾轉向克洛狄烏斯。「我想並非如此。作為上議院樞機主教，他可以自由查閱偽經檔案。」克洛狄烏斯點了點頭。「會不會是他手中的譯本也是那位納拉姆辛教士抄寫的呢？」

伯恩從背心裡掏出捲起來的書頁，一邊展開一邊問道：「那麼，有了這些書頁，即使沒有紅衣主教和他的書頁，你們也有辦法封住石碑嗎？」

克洛狄烏斯回答：「算是吧，隊長。有了這些紙頁，我或許能找到關閉門石的方法；但是，如果我的猜測沒錯，我需要拉扎勒斯 那個怪誕侍從 來做我的翻譯。」伯恩笨拙地翻閱著紙頁，看到的只有類似象形文字的標記。他的心情陰沉了下來。「正是如此，隊長，」克洛狄烏斯說道，他昂起下巴，帶著一絲冷笑，示意伯恩過來。「這些紙頁上只有標記 沒有翻譯。你必須先把怪誕侍從交給我們，我們才能繼續。至於他能否做到，還有待觀察。」

伯恩咬著嘴唇，匆忙地把紙捲回去，塞進背心底下。猛撲他猛地抓住克洛狄烏斯的長袍，一把將修士拉向自己。格雷維爾後退一步，驚愕的目光緊緊盯著隊長那雙燃燒著怒火的綠眼睛，隊長斥責克洛狄烏斯的詭計。「你似乎急於把我塑造成一個愚蠢的聽眾，對你那慢條斯理講述的故事字字句句都奉若神明！」他抓得更緊了，把嚇得動彈不得的修士拉得更近，直到克洛狄烏斯能感受到他吐出的唾沫和灼熱的呼吸。「或許你把我當成一個可憐的角色，故意拖延著故事，即使我已經忍無可忍！你到底是想怎樣？」他搖晃著克洛狄烏斯。

“絕無此事！”克洛狄烏斯喘著氣，懇求道，“請原諒我，隊長。我只是想幫助您！”

伯恩對修士的順從感到滿意，便放了他。「你也一樣。」克洛狄烏斯整理了一下長袍，伯恩則公開地與格雷維爾商量著行動計畫。

「既然我已經知道了石頭上的標記，我現在就要審問那個胖修士，找到並抓住那個魔鬼男孩，讓他翻譯封住石頭所需的咒語。」

伯恩轉向克洛狄烏斯，用手指著他告誡道：“從現在開始，你只能告訴我我必須知道的事情，一個字也不能多說，一個字也不能少說，免得我忘了你是個神職人員。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克洛狄烏斯點了點頭，兩位修士短暫地交換了一下眼神，然後匆匆追上伯恩，伯恩正怒氣沖沖地朝澡堂走去。隊長繞過澡堂的轉角，聽到奧迪諾從裡面大聲喊叫。

“我說，他們什麼都不知道！放了那些孩子。進來，也對我做同樣的事。”我要打斷你唯一一條好手臂！

「夠了！」伯恩厲聲喝道。獨臂士兵放開塔圖斯，衝了上前，見侍從男孩順著牆滑下來，立刻立正。幾名衛兵突然從澡堂角落深處出現，擺出嚴陣以待的姿態。

男人們。隊長瞥了一眼塔特烏斯和米格爾，然後審問士兵。“什麼？”這些行為是什麼？奉誰之命？

“先生，我們通過逼供來查明那個惡魔男孩的下落。”

伯恩從格雷維爾手中接過火炬，塞到士兵手中。突然，奧迪諾的聲音穿透了建築物內部的黑暗。“沒什麼好說的了。”

「拔出來！放開我，我就拔出你的另一隻胳膊。你那條烏腿胳膊就這點本事，居然還敢打一個年輕的侍從！」獨臂士兵只是翻了個白眼，對奧迪諾的嘲諷充耳不聞，向隊長稟報說，他的命令來自軍士長。伯恩目光明顯地落在兩人之間。

他先是打倒了幾個侍從男孩，然後才回答。「從他們的模樣來看，你和剛開始時一樣一無所知。不過，如果你想以逼供為藉口殺了他們，那就儘管動手吧。」他朝塔圖斯做了個手勢，然後又朝衛兵們做了個手勢。「或許在你面前的每個人都想親眼見識一下你這套嚴酷的手段。」

「我 嗯 我覺得他們並不願意認罪，上尉，」士兵承認。  
伯恩靠近他的臉，低聲吼道：“那麼，或許他們不知道他的下落？你怎麼看？”

「是，上尉，」士兵回答，同時更加筆直地站好。  
“那就把這些男孩送回宿舍！”

士兵拿著火把轉過身，短暫地俯身靠近塔圖斯，然後又站了起來。  
他意識到自己沒有手可以扶起那男孩。格雷維爾冷笑一聲，克洛狄烏斯怒視著他。伯恩命令士兵把那些被打的男孩抬到宿舍去。  
他把其他人安排在澡堂門口，然後低聲對獨臂人說：「你是我的引路人。你要學會如何正確地逼供。」說完，他便押著守衛進了澡堂。

陰影散去，探照燈的光束照亮了滿臉通紅、渾身髒兮兮的奧迪諾，他的手腕被綁在澡堂中央的一根木柱上。伯恩走近僧侶，仔細打量他。奧迪諾的僧袍左袖被撕破，他只穿著右腳的涼鞋，另一隻腳則赤裸。「如果我的手下對你態度粗暴，請你原諒。他們忙於公務，有時會忽略基本的禮儀。」他拍了拍奧迪諾的肩膀。「等我把你送回宿舍，換上乾淨衣服後，我一定會嚴懲那些虐待你的人。」

奧迪諾低吼道：“或許你可以像糾正伊凡修士那樣糾正他們？”

伯恩咬緊牙關，兩人在火炬的光芒下目光交會。他繞著被綁的僧侶走了一圈，仔細打量著他。奧迪諾看到克洛狄烏斯和格雷維爾從陰影中走了出來。「你們這些卑鄙的僧侶在這裡幹什麼？難道你們不……」

「你還要負責管理地下墓穴嗎？」克洛狄烏斯用貴族傲慢的目光輕蔑地看著奧迪諾。

伯恩走到奧迪諾面前。“我的職責和麻煩與你無關。我不想……”

「這座修道院的祭司們將遭受進一步的傷害。」他指著克洛狄烏斯和格雷維爾說。

「看到了嗎？你們的兄弟們可以在修道院裡自由走動。」格雷維爾抱起雙臂，聳了聳肩。奧迪諾怒視著隊長，他知道自己已經……

他的士兵將僧侶和侍從囚禁在宿舍裡。伯恩繼續說：“我馬上就解開你們的束縛。不過，為此我需要你們幫個小忙。我在找一個名叫拉撒路的侍從。告訴我他的下落，我就放你們走。”伯恩俯身靠近被捆綁的僧侶，低聲說道：“我以國王陛下衛隊隊長的身份向你保證靠近被捆綁的僧侶。”低聲說道：“我以國王陛下衛隊隊長的身份向你保證靠近被捆綁的僧侶。”低聲說道：“我以國王陛下衛隊隊長的身份向你保證靠近被捆綁的僧侶。”低聲說道：“我以國王陛下衛隊隊長的身份向你保證靠近被捆綁的僧侶。”低聲說道：“我以國王陛下衛隊隊長的身份向你保證靠近被捆綁的僧侶。”低聲說道：“我以國王陛下衛隊隊長的身份向你保證靠近被捆綁的僧侶。”低聲說道：“我以國王陛下衛隊隊長的身份向你保證靠近被捆綁的僧侶。”低聲說道：“我以國王陛下衛隊隊長的身份向你保證靠近被捆綁的僧侶。”低聲說道：“我以國王陛下衛隊隊長的身份向你保證靠近被捆綁的僧侶。”低聲說道：“我以國王陛下衛隊隊長的身份向你保證靠近被捆綁的僧侶。”

奧迪諾低聲嘲諷道：「去問他父親他的下落！」說完，他朝伯恩的鬍子上吐了口唾沫。船長收回拳頭，卻又猛地放下手臂。他擦了擦臉頰，揮了揮手，示意克洛狄烏斯和格雷維爾過來。兩位修士走了過來，克洛狄烏斯貪婪的目光落在伯恩背心捲起的書頁上，船長說話時，他貪婪地盯著它們。「我將允許你和修士們單獨待一會兒，好讓教士們的理性之風得以施展。」伯恩一把搶過…

他從守衛手中接過火把，遞給格雷維爾，並大聲說道，確保奧迪諾能聽見：“趁他牙齒還沒掉光。”說完，他離開了澡堂，留下三個修士。他們自己。

克洛狄烏斯帶著哄勸的微笑對奧迪諾說：“我們之間有過分歧，就我而言，我請求你的原諒。”

「原諒我？」奧迪諾難以置信地問道，“伊万的死，以及我被困於此職，都是你的一手造成的！還有你加諸於我的悲慘命運，又該如何解釋呢？”

拉撒路—如今被遺棄，注定滅亡？身為神職人員，你沒有絲毫的關心、羞恥心，沒有絲毫的憐憫和同情，尤其對可憐的拉撒路？

克洛狄烏斯瞥了格雷維爾一眼，然後為自己辯解道：“是隊長下令逮捕你的。”

「我非常清楚你的意圖，」奧迪諾喊道。“你一直在利用紅衣主教來對付伊万和我，企圖保住你們作為監護人的地位。”

「地下墓穴！」克洛狄烏斯驚愕地哼了一聲。奧迪諾回頭看了一眼，目光落在伊凡假裝逃跑時使用的廁所上。「克洛狄烏斯，我懇求你。作為基督的僕人，作為這座修道院的兄弟，請解開我的繩子，給我一個自救的機會。你知道，反過來，我也會為你做同樣的事。」

格雷維爾指著入口說：“船長就在外面，我可不想和你一起被綁起來！”

克洛狄烏斯表示同意，並補充說：“沒有現成的逃脫方法。”

「克洛狄烏斯，有辦法的。你可以幫我，而且不會顯得你參與其中。我可以向你保證。」

「夠了！」克洛狄烏斯喊道，“只要你供出拉撒路的下落，院長就會釋放你。我代表修道院裡的每一位修士，請求你結束這一切。”

愚蠢。」

“你希望我拋棄他嗎？”

「你背叛了我們所有人，包括你自己！船長因為伊万違抗了他而殺了他。不要重蹈覆轍。現在，告訴我拉撒路藏在哪裡！」

奧迪諾垂下眼簾，明顯有些沮喪。他低頭看著地板，勉強擠出一絲笑容。

“或許你說的是真的。如果你能以神僕的身份向我保證你不會傷害那個男孩，那麼我就帶你去見他。”

格雷維爾上前一步，但克洛狄烏斯抓住了他的袖子。“奧迪諾，你把我們當傻子嗎？拉扎勒斯落入隊長手中後，他很想放了你。”

奧迪諾瞥了一眼澡堂入口，低聲說道：“我不能拋棄拉扎勒斯。船長會像殺伊万一樣迅速地殺了他。但是，答應我，你要把他帶出修道院，我就告訴你他藏在哪裡。拉扎勒斯的命運掌握在你手中！”

兩位修士交換了一下眼神。克洛狄烏斯表示同意。“很好，我向你們保證。”讓拉撒路離開修道院。現在，告訴我他的下落。

奧迪諾點點頭，低聲對那個毫無原則的修士說：“你是個好人，克洛狄烏斯。我……”欠你一個人情。拉撒路躲在 他看著門口，故意把剩下的話含糊不清地說了出來。

“再說一遍，如果你願意的話，”克洛狄烏斯說著，又走近了一些，“他在哪裡？”

奧迪諾背靠著柱子，再次低聲說道：「拉撒路藏起來了——」話音未落，他便一腳踹在克洛狄烏斯的胸口。神父向後飛去，在地上翻滾了幾圈，搗著胸口。格雷維爾趕緊跑過去扶住他喘著氣的導師。

「我可不是猶大！」奧迪諾咆哮道，“我保護了拉撒路。我絕不會為了任何人，尤其是為了士兵和他們那些傀儡祭司而拋棄他和他的父親！”

“船長！”格雷維爾喊道，“船長！”

伯恩和他的手下衝進門口，將兩個修士團團圍住。隊長看了看奧迪諾，奧迪諾只是聳了聳肩。「真是丟盡了神父的溫文爾雅，」伯恩咕噥道，「看來又一個心懷不軌的修士。」他命令格雷維爾扶著克洛狄烏斯離開澡堂。然後，他又命令兩個手下捆住奧迪諾的腿。奧迪諾踢了他們，隊長便叫了更多士兵。直到修士被徹底捆綁後，他才走上前來。「我再給你一次機會，讓你贖罪。你把那個魔鬼男孩藏到哪裡去了？」

“什麼是魔童？”奧迪諾問道，“我從未見過這樣的 ”

伯恩一拳砸在奧迪諾的胸口，然後對著咳嗽的神父問道：“魔童在哪裡？”

“我這輩子都沒見過魔童”

奧迪諾的下巴在又一記重拳擊中，發出咔咔的響聲。鮮血和唾沫飛濺出來。

伯恩怒吼道：“又是那個魔鬼小子？”

「我原諒你，船長，」奧迪諾含糊不清地說。“願上帝指引你”

奧迪諾又挨了一拳，彎下了腰。

「那個惡魔男孩？」伯恩質問。

奧迪諾抬起頭，擠出一個笑容，尷尬地朝他眨了眨眼。伯恩怒火中燒。

此後，奧迪諾遭受了那位上尉肆無忌憚的怒火。這位上尉在修道院短暫逗留期間所經歷的種種匪夷所思的恐怖、不可饒恕的錯誤和愚蠢至極的行徑，比他當兵以來所經歷的還要多。然而，當灼痛消退，鮮血滲入不該流淌的地方之後，奧迪諾並沒有那麼焦慮。當他的雙眼腫脹得睜不開，再也無法預知下一次打擊時，他不再飽受煎熬。當耳鳴聲蓋過了上尉的咆哮聲之後，他終於獲得了平靜。當肋骨斷裂，腦海中閃過與伊凡、拉扎勒斯、米格爾和塔特烏斯在地下墓穴中度過的美好時光時，他無需牙齒也能露出笑容。畢竟，生活待他如此仁慈。

「醒醒吧！」伯恩大喊一聲，將一桶水潑在被綁著跪著的僧侶身上。奧迪諾倒吸一口氣，向後仰倒在地。

格雷維爾衝到他身邊，抓住他的手臂。“奧迪諾，看在上帝的份上，去告訴船長。”

奧迪諾呻吟著，用身體撐著修士。「我 我 請求赦罪和臨終聖事。時間不多了。去把 尼古拉斯修士叫來。我只請求 向 他 懺悔。」

「不要神父了！來向我告解！」伯恩喊道，同時把水桶丟到牆上摔得粉碎。“你們只能跟我說話！！”

克洛狄烏斯仍摀著胸口，走向伯恩。「隊長，恕我冒昧。我們有義務在接到請求時施行臨終聖事。這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這是教皇陛下親自頒布的神聖法令，並由聖座的命令嚴格執行。我們不能拒絕他選擇一位神父為他做最後的告解。」克洛狄烏斯低聲說道：「我懇求您，請允許他這個請求，我們將在他的告解中從尼古拉斯修士那裡得知拉撒路怪誕雕像的藏身之處。作為他的前輩，我們有足夠的經驗。」

說服手段。」

伯恩只是怒視著克洛迪烏斯，只見衛兵們從澡堂門口讓開一條路，一個氣喘吁籲的士兵艱難地擠了過去。那人走到伯恩跟前，喘了口氣，開口說道：“恕我冒昧，隊長。教堂那邊有事需要您立刻趕過去。”

「為了什麼目的？」伯恩皺著眉頭問。  
士兵掃視了一圈周圍好奇的面孔，然後湊到伯恩的耳邊輕聲說道：“這很重要，上尉。”  
伯恩哼了一聲，轉身拍了拍克洛迪烏斯的胸口。修士低頭看著自己流血的指節，隊長對他說：“允許神父舉行他的儀式。我回來後，要知道魔鬼的下落。照辦。”克洛迪烏斯同意了，伯恩轉向最近的衛兵，指著格雷維爾說：“把他護送到宿舍。他要去找修士來做死聖事。只能跟著尼可拉斯跟著開座了建築。克洛迪烏斯立刻把格雷維爾拉到身邊，低聲說：“你回來後，從拉撒路的尼古拉斯那裡得到……”

「去哪裡。務必讓他明白，我將親自確保他在加爾迪恩修道院的餘生以最虔誠的懺悔和絕對的沉默度過，當然，還要對上帝保持無比的敬畏。現在，我必須跟隨隊長。走吧。抓緊時間，免得奧迪諾走了以後，把怪隱帝的永遠下落於格雷斯維爾。

上尉繞過大教堂的轉角，士兵指著教堂的圍牆，那裡有一排男人坐在地上，靴子放在腳邊，在火炬的光芒下揉搓著赤裸的雙腳。

“就在剛才，隊長。”士兵護送伯恩來到教堂側門，然後指著門口說：“看到了嗎？就在那兒。燃燒的霧氣從那裡逸出來了。”

伯恩走到入口附近，仔細查看了從門檻處緩緩滲出的黑色霧氣。他蹲下身子，用手指撥開翻騰的霧氣，猛地縮回了起泡的指尖。

士兵說：“的確如此，上尉。而且這裡瀰漫著死亡的氣息。”

伯恩一邊聞著手指，一邊後退，遠離霧氣。他環顧著大教堂。

「士兵，你立刻趕回宿舍，通知軍士長……」  
我召集他手下三分之一較疲憊的人到修道院水井邊集合。水井旁放著水桶。這些人要打水、收集泥土，然後把泥巴混合。我需要所有人

裂縫和縫隙都要封堵。必要時，將整座教堂掩埋。

「是，隊長。」士兵點點頭，拔腿就跑。

在火炬的照耀下，伯恩檢查自己疼痛的指尖，思索著那場酷刑。

格雷特修士一定很痛。一陣腳步聲引起了他的注意，一個衛兵正匆匆趕來。那人停下腳步，喘了口氣，開口說道：“情況緊急，隊長！”

“現在怎麼辦？”

士兵指著大教堂的屋頂說：「那些雕像會動！」伯恩抬頭瞥了一眼，然後眯起眼睛看著他。“如果你允許的話，在月光下可以看到它們。”

「帶我去看看，」伯恩回答。警衛押著伯恩繞到另一邊……

“大教堂，”船長警告他，“他們最好趕緊搬走，否則我就把你搬走。”

「他們會移動的，」士兵向他保證。

自從伯恩來到修道院以來，他經歷的每件怪事，都不過是為這一系列愈演愈烈的超現實事件增添了另一個老套的橋段。“我當時確信無疑，或許你會這麼說。”

克洛迪烏斯修士從餐廳昏暗的角落探出頭來，目光銳利地盯著伯恩。

他們和衛兵一起繞著大教堂巡邏。隊長加入了幾個士兵的行列，他們公開聚集在一起，巡視教堂的上層區域。士兵指著上方，伯恩也調整了自己的位置，面對著月亮。克洛迪烏斯從灌木叢中溜了出來，以便更好地觀察吸引他們目光的景象。

尼可拉斯修士抱著一本書、一個十字架和一個塞著軟木塞的酒瓶，飛快地衝出了宿舍。一條裝飾華麗的布條像圍巾一樣搭在他的脖子上，褶邊在風中獵獵作響。年輕的修士衝過一排毫無防備的持火把哨兵，格雷維爾和他的士兵護衛緊跟在後，在前面大聲呼喊，請求他們放行。尼可拉斯來到澡堂，推開士兵，一邊衝著他們大喊：“他是一位神父——一位上帝的使者！你們怎麼能允許你們的隊長——”

尼可拉斯走進去，頓時僵住了。在士兵手電筒搖曳的光芒下，他認不出蜷縮在澡堂柱子底下那堆渾身是血、身穿長袍的人。他看到幾個跪著的衛兵正扶著一個修士的頭，用濕布按著他紅腫的眼睛。尼可拉斯衝了上去，把手裡的東西放在受傷的修士旁邊，然後仔細檢查他。「不對，」他說道，眼眶裡噙滿了淚水，「搞錯了。這不是他。」他轉過身，凝視著……

他癱倒在地，又哭又笑，悲痛欲絕。“這不是”

尼古拉斯跳到最近的衛兵背上，用頭猛擊石板路。剩下的士兵蜂擁而上，把他拉開。

「尼可拉斯！不！沒時間了！」奧迪諾咕噥著的聲音立刻平息了年輕修士的怒火，他癱軟下來，嗚咽起來。然後他收拾好東西，斥責士兵們：「臨終關懷需要尊重隱私！」士兵們看向格雷維爾，格雷維爾鄭重點了點頭，然後退回到澡堂入口。眾人跟著格雷維爾走出了澡堂。

奧迪諾低聲對尼可拉斯說：「孩子，過來。有件事你必須知道。」年輕的修士將耳朵貼近這位落魄僧侶的嘴唇。奧迪諾說話時，尼古拉斯的眼睛睜大了。他掙脫開來，盯著奧迪諾問道：“拉撒路是他們中的一員嗎？”

「閉嘴，」奧迪諾低聲說道，透過幾乎腫脹到緊閉的雙眼，瞥了格雷維爾一眼，然後繼續說道，「我需要你幫忙。」尼可拉斯認真地聽著，偶爾點點頭。奧迪諾突然咳嗽起來，靠在柱子上。“現在，尼古拉斯，你給我保證，你會完成這件事。”

年輕的修士擦了擦臉上的淚水。「然而你終將死去！你所求的」  
“我已經死了！”奧迪諾插嘴道，“現在，向我發誓！”  
尼古拉斯深吸一口氣，嘆了口氣。“願你的旨意成就，如你所願。”

神父顫抖著手指，整理了一下圍在脖子上的華麗布幔。他吻了吻布幔，然後從身旁拿起一瓶聖油。接著，他拔開瓶塞，停下來看向奧迪諾。僧侶一邊咳嗽，一邊努力向尼古拉斯露出一個安慰的微笑，儘管在火炬的光芒下，他只能勉強辨認出自己心愛的年輕學徒的模糊輪廓。然而，尼古拉斯明白導師動作背後隱藏的痛苦和決心。他傾斜聖油瓶，用拇指輕輕地在奧迪諾的額頭、嘴唇和心口畫了一個十字。然後，他打開了一本聖經。

奧迪諾禱告：「主啊，請寬恕我過去對您的罪過。」當他繼續懺悔時，尼可拉斯俯身在他身邊，低聲念誦拉丁文的臨終聖事經文。

尼可拉斯終於睜開雙眼，對奧迪諾說：“奉基督之名，德隆·奧迪諾·德·加迪恩斯，你罪已赦免。”

奧迪諾咳了一聲，喘著氣說：“我們繼續吧，尼古拉斯。”

年輕的修士偷偷回頭瞥了一眼，發現好奇的格雷維爾正倚在門口，手裡拿著手電筒。尼可拉斯悄悄地把油從油瓶裡倒了出來。他舉起金屬十字架，咬著嘴唇，強忍哽咽，淚水順著臉頰滑落。然後他幾乎完全躲在奧迪諾身後，緊緊抓住那隻向他伸出的手。尼可拉斯用十字架的鋒利邊緣劃過修士手指的指腹，猛地一拽，撕開了一道深深的傷口。血瞬間順著奧迪諾的手指流了下來，尼可拉斯將溫熱的血流進油瓶裡。

格雷維爾衝上前去，用手電筒照著他們。“尼古拉斯，你千萬不能解開他！”

“我不會給他解開繩子。”

格雷維爾注意到了那個燒瓶。「放血並非臨終儀式的一部分。你必須殺了他！」

“管好你自己的事，格雷維爾！這是他最後的遺願。”

「既然他只願一死，那就到此為止吧。」格雷維爾聳了聳肩，被今天目睹的一切麻木了，他退回到澡堂門口。

酒瓶幾乎裝滿了，尼可拉斯匆忙塞上瓶塞，從脖子上取下華麗的布巾，緊緊地把奧迪諾的手指纏在一起。他把奧迪諾摟在懷裡，低聲說：“好了，修士。”

「當然，一定會辦到，」奧迪諾紅腫著眼睛回答。他臉上帶著一絲揮之不去的微笑，轉過頭去，彷彿在欣賞美麗的風景。

「奧迪諾？」尼可拉斯將手放在僧侶的肩膀上，輕輕搖了搖他。

奧迪諾點點頭，語無倫次地回答：“伊萬，他就像籠中鳥，另一個世界在等著他。”

「奧迪諾？」尼可拉斯又搖晃了他一下。

僧侶繼續說：「哦，真的嗎！拉撒路肯定會大吃一驚。我要教他騎馬。」說著，他喘著粗氣大笑起來。尼古拉斯向後靠去，哭了起來。奧迪諾臉上露出憂慮的神情。“我們該怎麼處置那些馬匹呢？士兵們…”

看守馬廄。

年輕的修士哭著親吻了奧迪諾的臉頰。“我的朋友，願你與上帝同在。”

“他從未見過駿馬，”奧迪諾笑著說，“他將如風般飛翔！”

尼可拉斯緊緊握著溫熱的酒壺，站起身來，把裝訂好的聖經留在被綁著的奧迪諾身旁。年輕的學徒站著，放聲痛哭，此刻他如同垂死的導師一般，對周圍的一切都視而不見。他並非因為奧迪諾滿腦子想的都是拉撒路而非自己而哭泣，也並非因為奧迪諾已不再記得他而感到痛苦。他哭泣，是因為他內心最純潔的部分正與奧迪諾一同消逝。

刺耳的號角聲響徹修道院。尼可拉斯擦了擦臉，轉身看到格雷維爾從門口走出來，衛兵們紛紛棄守崗位，朝著徵召軍的方向奔去。一名騎兵差點踩到格雷維爾，他踉蹌著退回了修道院。

尼可拉斯深深鞠躬，對奧迪諾說：“願你的旨意成就，我的朋友。”他轉身快步朝門口走去，格雷維爾卻擋住了他的去路。「修士，你拿著那水壺要去哪裡？我不能讓你離開澡堂。請你等一下。」

「喀嚓！」他一言不發，一拳打在格雷維爾的下巴上，把他連同火把一起打飛到牆上。年輕的修士怒吼著衝出了建築物。

「奧迪諾完了！伊凡完了！現在我也完了！」尼可拉斯帶著所有對他來說重要的東西衝向宿舍：溫暖的酒壺、他神聖導師的最後記憶，以及藏在僧袍下厚重結實的靴子，這雙靴子或許能幫助他履行為紀念奧迪諾的遺願而作出的莊嚴承諾。

庭院裡一片混亂，奔跑的士兵身影湧過南門，放棄了對墓地的搜尋。一道火光劃破長空，一隊隊手持火炬的哨兵從宿舍往大教堂方向行進。士兵們高聲吶喊，盔甲叮噠作響，戰馬的蹄聲伴著號角聲隆隆作響。一支龐大的、配合默契的隊伍此刻主宰著整個修道院。

格雷維爾醒了過來，動了動，拍了拍自己還在冒煙的袖子。在他身旁，角落裡……澡堂裡，一股旋渦狀的火焰吞噬了伊凡逃跑時穿的一堆浴袍。他踉蹌著走出澡堂，喘得喘不過氣來。克洛狄烏斯一把抓住他。

「火勢猛烈！」格雷維爾喘著氣，揉著下巴。“尼古拉斯逃出來了。”克洛狄烏斯拉住他的手臂。「沒關係！跟我來！」兩個修士離開了澡堂門口的橙色燈光，溜進了黑暗中，在餐廳陰暗的一側躡手躡腳地繞行，最後躲到了杜松灌木叢後。他們撥開灌木叢，看著士兵們列隊成一排排密密麻麻的隊伍，將大教堂的整個外圍包圍起來。駿馬馱著彈藥車穿過北側的修道院大門，嚴厲的命令聲此起彼伏地響徹整個戒備森嚴的庭院。

他們為何聚集在一起？

克洛狄烏斯沒有理會格雷維爾的問題，拍了拍他的肩膀，指著修道院牆根。“隊長在捲軸上放了一塊石頭，就在那裡，越過……”

士兵們，你們看得見嗎？

格雷維爾眯起眼睛。“可是這裡沒有掩體。我們被抓住的！”

“只要你不操之過急，就不會發生這種情況。”

格雷維爾猛地轉過身。「我？」他難以置信地問。

「緊貼牆根，黑暗就是你的掩護。士兵們只守著大教堂。」

格雷維爾倒吸一口涼氣。“竟然是你想要得到它們！”

克洛狄烏斯一把抓住格雷維爾的長袍。「時間不多了！看！在那裡！」他指著大教堂的屋頂。格雷維爾抬頭望去，只見一百多尊石像一群昏昏欲睡的蛇一樣扭動著身子。這些石像聚集在階梯式屋頂邊緣的各個角落。

「我的天哪！他們動了！」格雷維爾驚呼道，同時在他頭頂畫了個十字。

「沒錯！」克洛狄烏斯搖醒了他。“我們必須逃離這裡，還有那些書頁。現在，趁我們還有機會，趕緊去拿。快走！”

格雷維爾掙脫了那愛管閒事的修士。“你難道忘了伊万被上尉殺害的事了嗎？我可不想為了區區一卷文件丟了性命！”

「很好，」克洛狄烏斯啐了一口，抬起下巴。他轉身，開始沿著……的後側往下走。

食堂裡傳來抱怨聲：“等我幫他們找到買家，別指望我會補償他們，也別指望我會同情他們！”

格雷維爾在他身後喊道：「等隊長用劍捅死你，別指望他會憐憫你，也別指望他會給你臨終關懷！」克洛狄烏斯不耐煩地揮了揮手，讓他離開，消失在黑暗中。格雷維爾轉身撥開灌木叢，看到一匹手持火把的裝甲戰馬從教堂遠處的角落疾馳而來。伯恩隊長勒住戰馬，將火把舉過正在從緩緩駛過的馬車上領取彈藥的士兵們的頭頂。

「長矛兵和標槍兵，聽我說！」伯恩對著包圍教堂的士兵們高聲喊道，「你們要貼近地面，槍尖要低於地面。把武器抵住地面，用非慣用手拔劍。你們當中凡是拿著長刀的，拔出刀鞘，刺在前腳旁邊。長矛兵和標槍兵衝了上去。」

他們揮舞著刀劍衝鋒陷陣，組成了第一道防線。

“弩手們，聽我說！到我這裡，你們可以隨意開火。”

「跪姿，不要收起弩箭。把它們收集在身旁的地上。你們要用盡所有弩箭，保衛面前的戰友。衛隊士官，執行我的命令！」隨著身披重甲的騎兵們下達陣令，一波弩手湧出，用弩箭掩護長矛兵。

伯恩環視了一下大教堂的屋頂，然後策馬來到不斷聚集的人群旁。「弓箭手們，聽我說！均勻分佈。挺直身子站在弩手身後，掩護前排。那些用嘴叼箭的，最多只能叼兩支箭。在召喚補給之前，先把所有的箭都射向惡魔！」一排弓箭手湧了出來，伯恩調轉馬頭，高聲喊道：「補給員們，聽我說！你們要迅速穩妥地從馬車上下來。保持低姿，把補給放在士兵腳下，用不超過他們靴子高度的拍擊示意。衛兵士官們，執行我的命令！」

當隊長向步兵們傳達指示時，格雷維爾瞥見了克洛狄烏斯的模糊身影，他衝了出來，卻又停在原地，膽怯地沿著修道院的牆根移動。他的行動與伯恩不斷變化的注意力方向保持一致。

伯恩高舉手臂，示意部下做好準備。「弩兵，向魔鬼們發動第一輪攻擊！瞄準它們之間的空隙。長矛兵，各就各位！」伯恩掃視了一下教堂上層，然後揮了揮手臂。「放箭！」隨著一陣箭雨覆蓋了整個教堂，火花四濺地落在石雕怪像上，克洛狄烏斯衝了上去，掀開石雕，抓起捲軸，匆匆奔向餐廳。長矛兵揮舞著刀劍，發出陣陣嘲笑，弩兵則匆忙地重新裝填箭矢。

這些雕像沿著屋頂邊緣緩緩移動，俯視著召喚它們的軍隊。每尊石像怪獸的外型都各不相同。在滿月的照耀下，它們怪誕的面容清晰可見。有的長著鳥頭，有的長著狗頭，有的長著蛇頭。它們的身體融合了各種野獸的特徵：半獅半人，半豬半豬，並且長著爪子、獠牙、蹄子和尾巴。每一尊都像是幾種生物醜陋的混合體，然而，儘管它們各不相同，卻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它們的背上都垂著一對舒展的膜狀翅膀。

「鬆開！」又一陣螺栓飛出，火花四濺，吞噬了石雕怪獸，激起了它們狂怒，它們張開刺耳的翅膀，咬牙切齒，利爪亂舞。尖叫和咆哮聲響徹修道院，它們互相撕咬，在階梯狀的石台上爭奪空間。它們傾瀉而下，越過大教堂的屋頂，如同月光下田野上空的一群花崗岩烏鴉，落在士兵們身上。

「長矛！弓箭！步兵！」伯恩高聲喊道。然而，隊伍潰散，武器掉落，士兵四散奔逃。一場混亂的混戰開始了。

當克洛狄烏斯拿著捲起的書頁，繞著餐廳飛奔，經過格雷維爾身邊時，他大喊道：「快！別回頭！」兩個修士衝過庭院，逃離那可怕的襲擊帶來的喊叫聲和尖叫聲。克洛狄烏斯跳進浴場後方的灌木叢，抓住格雷維爾。「南門無人把守！我們繞著修道院的外牆走，到馬廐去，弄匹馬！」克洛狄烏斯從灌木叢中掙脫出來，沿著浴場陰暗的一側飛奔而去。

格雷維爾追了上去，結果被一堆裹著長袍的人絆倒，滾進了月光下。這時他才發現伊凡的屍體，雙眼空洞無神。格雷維爾慌忙站起身，呼喊著克洛狄烏斯的名字。克洛狄烏斯停下腳步，回頭看著他，格雷維爾這才看清了伊凡的屍體。他雙眼泛白，臉上帶著驚恐的表情。格雷維爾愣住了。

「別回頭，」克洛狄烏斯啐了一口，轉身朝修道院大門走去。「我會在…等你。」馬廐。」

格雷維爾回頭瞥了一眼，發現一個巨大的石雕怪獸正悄悄地跟蹤他。它長得像獅鷲，有著獅子的翅膀和巨大的頭顱和爪子。猛禽。

格雷維爾癱倒在澡堂的牆上，嗚咽著。「救救我，克洛狄烏斯。」他顫抖著朝澡堂前邁出每一步，那花崗岩巨獸也隨之逼近。「看在上帝的份上，把它叫走！」克洛狄烏斯卻逃走了。格雷維爾尖叫著，繞過建築物的角落，躲進了從外面冒出的滾滾濃煙中。

澡堂入口處，一堆閃閃發光的浴袍照亮了昏暗的室內。格雷維爾躲在一根中央柱子後面——蹲在奧迪諾寬闊的背影後，奧迪諾渾身是血，臉上掛著一絲詭異的笑容，目光卻始終盯著地板上的一道裂縫。奧迪諾已經死了，根本無力阻止那件濕漉漉的長袍被怪物撕扯下來。那怪物大步走進門口，在黑暗中摸索，爪子抓著石板路。

克洛狄烏斯拼命奔逃，途中撞上了早已棄守崗位的士兵。修士珍愛的書頁散落在地上，他把它們撿了起來。

手腳並用，跪倒在地。他驚恐萬分，張大嘴巴，朝著南門狂奔而去，發出了一聲響徹整個庭院的淒厲尖叫。就在這時，一尊飛來的雕像俯衝而下，將他從地上抓了起來。這雕像的怪誕程度，遠勝於從大教堂屋頂飛來的任何恐怖之物：它有著蛇的身軀、山羊的頭顱，以及如同無數蜘蛛般拖曳的雙腿。這怪物帶著克洛狄烏斯越過修道院的圍牆，飛向高空。高到足以讓整個鄉村都聽到他喉嚨裡那揮之不去的恐懼之聲。它帶著這位善良的修士飛向人跡罕至的森林深處，飛向那片只有淚痕指引的黑暗之地。

還有從漆黑的天空飄落的易碎書頁。

伯恩上尉和十一名騎兵仍在修道院內，轟隆隆地衝了出來。北門，駿馬飛馳過一片空地，沿著修道院路向穆拉特村疾馳而去。「集合！」伯恩高聲喊道，「高舉利劍，低頭躲在樹下！」然而，森林中每出現一處空地，就傳來一聲慘叫，宣告著又一個騎手被從馬上拽了下來。每一次重擊，都意味著又有一匹駿馬倒在石爪下。的確，這夜空屬於一個邪惡的天使，它在地底深處嬉笑著，來回踱步。

於是，僅憑納拉姆辛譯本中寥寥數語，樞機主教讓-弗朗索瓦·布拉西便憑一己之力摧毀了聖座兩座最堅固的修道院之一——守護者修道院，並擊潰了陛下皇家衛隊中最精銳的部隊——伯恩上尉的精銳部隊。在蟬蟬交配死亡的短暫瞬間，一人以褻瀆神明的復仇之舉，奪去了四百名士兵、神父和侍從的生命，同時開啟了三塊門石中的第二塊，並進一步削弱了作為深淵頂石的聖印。

在搖搖欲墜的修道院深處 在燃燒的地下墓穴深處 從地獄深處傳來路西法的天使般的笑聲，因為這該死的場合值得她全神貫注。

~\*~

在半個夜晚的時間裡，拉撒路在皎潔的月光和繁星點點的夜空下，朝著正西方向行進。他攀登奧弗涅省崎嶇荒涼的山丘，穿過廣袤無垠、光影交錯的景色。這一切對他來說都無比陌生。一路上，當恐懼漸漸消退，平靜下來，讓他得以停下來反思內心時，他

被認為是造成這種不安情緒的根源。

拉撒路只熟悉修道院地下墓穴的邊界——他已離開的那個地下世界。墓穴的牆壁堅固無比，指引方向的道路也永遠不變。地下墓穴的穩定可靠撫慰了他可能遇到的任何一時煩躁，如今，回到那個地方，回到那些曾經與他一起生活在那裡的人們身邊，也起到了類似的作用。只是現在，他知道自己或許再也見不到他們了——他的心像花崗岩一樣沉重地壓在胸口。

拉撒路早已熟知夢境的運作機制，以及夢境中變幻莫測的景象。例如，即便夢境演變成無盡的惡夢，他總能讓自己醒來，即使只是為了重新構想一個更愉悅、更可預測的夢境。而且，拉撒路常常夢見一個超越塵世的世界。

他一邊努力拼湊著之前了解到的關於這個非凡之地的每一個細節，一邊探尋著地下墓穴的景象。然而，他萬萬沒想到，這裡竟會變成如今這難以捉摸、無法逃脫的惡夢。這裡沒有指引方向的小徑，也沒有蜿蜒曲折的石板路。崎嶇不平、變幻莫測的地貌彷彿向四面八方無盡延伸。或許，他內心深處那令人不安的念頭，正是他無法從此刻的沉淪中醒來，無法被父親那熟悉的呼喚聲喚醒。父親的聲音，呼喚著他重新點燃墓穴的火炬。

又冷又累的拉撒路爬上了最後一段險峻的山脊。他站在了山脊頂端。他站在山脊上，骯髒的長袍在凜冽的東風中像旗幟般飄揚。透過昏暗的眼窩，他掃視著深谷和乾涸多石的河床。越過這片石谷，陡峭的懸崖聳立在一座小山的山腰上，在懸崖腳下，拉撒路發現了一張酷似一張飽經風霜的臉和一張嚎叫著的嘴的驚人圖案——山口。他像伊凡一樣堅定，昂起肩膀，像一個即將被送上絞刑架的驕傲之人，沿著山脊向下走去。他穿過陰暗的石谷，走向懸崖，直到被它張開的大嘴吞噬。

【第八章完】



這部文學作品是創作出來的

d完全致力於

## 愛倫坡 ( 18091849 )

願他的精神永存我們心中。



~[GothicNovel.Org](https://www.gothicnovel.org)~